嘉篭禾徵獻錄

嘉禾徵獻錄卷十四

郡人盛楓丹山輯　男支焯校訂

通政司
大理寺

陸長庚 子啟鑄 鑄子睿睿　朱侃

呂希周　湯日新

朱鳳　愚

賢　建侯 女適胡

廷益 從弟廷旦　聞人俗 族子蓍慶 晟

談 弟韶子班 族人景輝 才 娶黃氏附　鈺 族人德行 宗望 兄閻

恭 族人鼎 昇 子紱　夏時正

以上四

孫禬　羅麟 祖文忠

輿　輅

費敬 高祖通曾祖仲剛　楊景春

周惠　從龍 父推義

陸長庚字元白號津陽平湖人萬歷己卯舉人庚辰進士知廣德州決究獄繕學宮設尊經閣置田以給士之貧者治在陸地建倉於水陽又條緞價採煤二事以甦民困時州署有竹一本二榦蓮花並蒂之瑞見廣德州志陞刑部員外轉南稽勳郎中出為鄖陽參議

轉分巡下湖南副使聶長沙屯糧侵蝕者歲得二千六百餘金以稗軍需中使陳奉所在荼毒廉其胥吏沈自問李芳等十三人以法除之調桂平副使猺酋韋扶仲盤花婆擾府江時用兵三萬五千費餉十三萬長庚力請撤兵制府有難色長庚曰願勿中制事成不敢居功遂留兵八千守荔浦城餘盡撤去賊果懈長庚密授副將童元鎮方略夜至白馬沖襲獲其妻子募猾猺誘扶仲墮伏中力戰甫脫則荔浦兵已扼其歸路分道邀擊擒之盤花婆亦授首餘黨聽撫

諸路悉平（見明史童元鎮傳）上功賜金綺播酋楊應龍反遷湖廣按察使移治上游提兵扼水陸應龍平復賜金綺遷江西左布政使時以宗禄不給公私並擾請以存留羨金二十五萬兩支給宗府帖然大水請弛長河魚稅又請捐南昌府門稅改折京絹在任七年宗藩士民交感其惠立生祠祀焉（見江西通志）拜應天府尹嚴禁私錢以杜盜鑄忤時貴意遷南通政使（味水軒日記留都私錢盛行府尹陸津陽出示令私錢二折官錢一市横不便之勒鋪行仍收私錢不聽折相與鬨毆公擒其尤者六人將重懲之時撫江中丞丁敬所多行小惠每出必令健卒囊錢散丐者丐者日擁其輿所

散皆私錢也諸丐者乘間以陸禁白公公曰官府禁示虛文耳汝輩第行之衆因詈陸公陸出擁輿詐語幾至於變丁又爲謝罪於諸丐始釋而錢禁弛矣嗟夫治錢國柄也竟爲民所淤京尹尊臣也竟爲丐所辱而丁公以蕭娘呂姥之態偃僂其間幾挑大釁於輦轂之下時事何如哉乞休得旨慰留進兵部右侍郎不赴歸崇禎四年卒於家年七十八賜葬子啟鏻諸生啟鏻子濬睿

朱侃字志剛海鹽人爲諸生學宮素有魁閣呼侃名即滅以選入國學永樂改元癸未中式應天舉人尋授南山東道御史謇直不阿出爲廣東僉事遷通政司右參議在位八年轉左尋進左通政定鼎北京詔

遣大臣填撫天下侃以本官巡撫廣西持法嚴峻贓墨屏蹟然亦時有不當巡歷時有置毒於卮以獻者還朝扈從北征歸掌宗人府經歷事洪熙初兩督泗州漕運改右通政轉左仁廟大漸與平江伯迎宣宗於南京騎行三日夜而至未幾出督淮徐秋糧卒南京通政司志有傳

呂希周字師旦崇德人嘉靖乙卯舉人丙辰進士授戶部主事改營繕督清江浦漕運歷兵刑二部員外郎郎中辛卯出主廣西鄉試壬辰主武會試癸巳調

職方郎中甲午調文選吏部志稱其上承德意下采衆思無不稱其才然明史稾又有十萬呂文選一億汪尚書之謗逾年擢右通政提督謄黃未幾閒住永陵編年給事中孫應奎御史王廷等各列汪鋐贓橫乞休呂亦并罷家居與平倭冦之功進左通政仍致仕未幾以在軍侵官銀三萬餘兩爲工科給事中徐浦所糾逮問又巡按御史龎尚鵬劾其家居不法爲民見聞雜紀余目見呂通政希周湯通政日新嘉請戊戌狀元茅吏侍瓚三公歿後子孫徒步自肩米者有之敝衣行市中頭不備冠者有之甚或寄食親故者有之必其世德薄家教弛也有志持盈慮後者可以鑒矣希周精形家言崇德運河舊塘本無拗希周開令屈曲迴抱邑郭自是水勢

迴環繞城如帶居民日以殷阜家居買良田一百二十餘畝歸學宮以贍貧士有東滙詩集靜志居詩話東滙詩不甚傳由其子請論定於陸武惠也

湯日新字懋昭號練川秀水人嘉靖丙午舉人庚戌進士知分宜縣行取禮科給事中丙辰有詔冊封衡徽兩藩以修撰陳謹給事中徐應郭立彥往謹等不欲行臨遣後至上怒下謹等鎭撫司以編修呂旻給事中紀公巡及日新代之改戶科右轉左還進兵科都給事中遇事無大可否歷南通政司右參議太僕

少卿轉右通政自免歸日新以制義名所至執經者
恐後游其門以尚書中式者數十人著尚書錄行世
見聞雜紀友人某尚書事練川陽先生日新先生曰
汝等作舉業文不可泛泛與朋友看其不知文字者
不但不能攻其過且加贊美反有損我生平文
字只與呂宇岡穆卜岐山鎬看餘人不多見也
朱鳳學文瑞其先婺源人徙嘉興少以理學為己任
弘治間由鄉貢為興化訓導遷太平府教授郡有淫
祠祭賽無虛日鳳往以杖擊之曰上帝好生神明愛
淨奈何腥穢至此明日神座無故自塌歷仕三十餘
年以老乞休子十二人愚賢知名

愚字汝明鄉貢松江府訓導松江府志稱其博學善詩文尚氣節遷魯府教授不赴歸所居徧植梅花自號梅花東老卒年七十八有東齋遺稿愚為人不苟言笑議論侃侃有古人風邑令許鎡誤以更夫之役役之愚作書以規令為愧謝見兩浙名賢錄

賢字汝賢饒通經史需貢其儕貧老輒使先凡四舉乃貢授太平訓導太平府志稱其溫良得士譽滿章縫轉清河教諭再轉沔陽州學正嘉善志作歷官徽州府教授 積俸錢二百千宗人詭以田市持金去覈其田烏有矣笑而焚其券戸

部郎蕭某嘗從賢受經以讞獄至浙有大姓坐法行數百金乞賢求末減力却之蕭欲因事以報終不得間卒年九十見兩浙名賢錄子建侯

建侯字天豫亦有文望萬歷初以貢授寧國府訓導遷六合教諭歸毋病徒步數十里求醫夜席藁牀下聞聲即起率以爲常及卒毀瘠踰禮兩浙名賢錄附賢傳子廷益女適胡皆早卒女時年二十有一苦節五十餘年而終

廷益字汝虞號虞虞封七歲作蝴蝶詩即成章中隆

慶庚午舉人萬歷丁丑進士初知漳浦標尚高潔以
文學飭吏治先是運司議召商行鹽前令房寰爭之
得已既有蔡嘉者稱鹽稅太重仍請召商臺使下其
議廷益曰此駔商賈辭爲奸也言其非便卒寢之以
賑冊稽留降判連州民之　飢廷益稽倉穀不敷乃
發帑募民修城隍馬道橋梁官舍食於官者且十之
五然後料餘民之不任役者賑之上官方以爲善檄
通省倣行列其事以聞臺省譏其沽名竟坐調見福建通志及漳州府志撫按交章訟寃改　知嘉定邑境高多植木棉

艱於辦漕請之上官著令改折擢南禮部主事改南文選遷考功員外進郎中主計出督江西學政聘布衣章潢黃主白鹿洞書院益王餽古琴一張受之貯學宮宣示崇儒之意著諭士至言射禮儀節頒之士子朱文恪行狀辛卯主江西試虞䔍為督學其首選士得儁者至五十餘人進南光祿丞轉少卿改大理丞疏論左都李世達侍郎李楨守正無私未可因吳鎮妄訐趙用賢聽其求去丁外艱補南通政司右參議咨訪故實勤成司志卒於官寮友醵金以殮兩浙名賢錄有傳著世清堂稿王崇簡冬夜箋載虞䔍語曰學問之

功祇在入事
上體貼磨煉從弟廷旦字爾兼中天啟丁卯應天副
榜著警枕集擣堅錄
開人恪本嘉興人入籍餘姚洪武甲子舉人乙丑進
士累官大理卿開人氏自宋時有建為秘書丞建子
壽工部尚書建弟鼎鼎子安道刑部侍郎安道弟安
遠子宏朝散大夫建孫璟推官累世皆顯於禾邱墓
在焉其遷越登第者自恪始同時族子有善慶者洪
武癸酉應天舉人官福建副使晟永樂戊子舉人乙
丑進士給事中族孫韺

䜣字以和正統辛酉舉人壬戌進士由主事選南
山西道御史以劾都御史周銓謫雲南定西嶺驛丞
丁憂補安慶呂亭驛丞承天門災詔振幽滯量移知
吳縣弟韶以杭州籍中弘治戊午舉人己未進士兵
部郎中子珇成化甲午舉人戊戌進士南工部郎中
應天府丞同時有景輝及才者景輝一作景暉天順己卯
舉人庚辰進士禮部員外才弘治壬子舉人中年喪
偶娶餘姚黃豈女為繼室年十八而寡家貧無子若
節䜣族子銓

銓（一作詮）字邦正兄闇有至性銓嘗病殆闇禱於神乞以身代無何闇卒其母哭闇亦卒銓正德丙子舉人嘉靖丙戌進士知寶應縣縣南有氾光湖延袤三百里風濤甚壯軍民病之銓乃議開越河以衛漕渠羣議不協未果行入為山西道御史力持前議竟得請（江南通志運河水涸漕運御史禁勿啟牐銓命巡啟之日民命得甦獲譴何憾是歲旱不為災）視山海關修殘堡四萬餘丈以論救都御史王應鵬逮入廷杖出督南京學政以士無實學校刻五經三禮舊唐書行世歷河南道御史請釐正文體外遷湖

廣副使乞歸晚歲游諸名山足蹟徧天下有芷蘭集靜志居詩話邦正著錄陽明之門撰飲射圖解又雕劉昫舊唐書津津好古不易得也句如花落雨餘雨風吹寒食寒情味不淺銓同時又有德行者嘉靖丁酉舉人戊戌進士禮部主事尚寶丞德行孫宗望萬歷庚子舉人恪之族人在本郡中式者曰恭按列卿記大理無恪名部院司寺中他官皆不載非記注者失之即志乘誤也

恭字近禮其先本豪家國初太祖注意江南富豪避地鄞縣去人止從閭姓正統初始歸禾景泰癸酉舉於鄉乞恩寧國府教授累官府同知子瑱弘治乙

卯舉人終府教授有名昇者字明遠父鼎饒於貲昇
以諸生入太學授肇慶府經歷同郡解軍自廣西歸
道病昇聞而迎致之為索文於德慶州既卒殯於館
而還其喪未幾昇以老告歸解軍家屬適為有司録
禁乃出公移語縣令張鏞白其事得釋
夏時正初名尚以字行更字季爵本慈谿人後徙家
仁和宣德己酉郡始析縣為七嘉善肇建學宮時正
以仁和學生員調補乙卯舉於鄉改今名正統乙丑
登進士授刑部主事歷本部員外郎郎中景泰乙亥

慮囚福建出死罪六十餘人中有減死詔充所在濵海衛軍者時正慮其入海島爲變轉發山東然後以聞因言凡福建減死囚俱宜戍之北方法司是其言而請治違詔罪上特宥之又言通番及刼盜諸獄以待會讞淹引時月因多瘐死請令所司斷決詔從之且推行之天下天順初擢大理丞以母老乞致仕不許請近地便養轉南大理少卿丁憂服闋改南太常少卿遷南大理正卿成化辛卯歲大祲命擇大臣有才望者分道巡視時正奉敕巡視江西至則減省諸

司冗役罷遣長吏不職者二百二十餘人弇州國朝叢說吉安知府許聰將之任以其地多豪右請如況鍾等例給敕便宜行事聰自是以傲慢失上以嚴威劫下多笞榜掩禁死者會大理寺丞夏時正考察庶官坐酷刑為民聰不服守禦千戶復許其他罪時正下按察司曾究之時提學副使夏寅以聰嘗沮格其事假之文致以法聰僉不服上疏自理詔遣刑部員外李廷美往勘坐聰贓為民法司駁改充軍有旨遠至京師論斬免無名稅十餘萬石勸富民出粟七十餘萬石賑飢民二十三萬戶增築南昌瀕江隄及豐城諸縣陂岸民賴其利又疏時弊二十事以聞事竣還又二年致仕明史稿嘗上奏不具齋奏人姓名吏科論其簡慢帝宥其罪錄單章示之遂乞休年止五十九時正博雅強記文

章書法皆冠一時家居文益工布政使甯良一作張瓚郎瑪瑙坡西太乙宮故址築西湖書院居之建書庫置膳田以招四方學徒中有巢居閣築臺臨池名曰瀛嶼因名其所著曰瀛嶼稿又有餘留稿太常志十三卷杭州府志六十三卷晚日書蠅頭字校讐不輟明史宗成化十九年十一月致仕南大理卿夏時正許杭州知府陳讓通政使何琮時正讓下浙江獄琮下臺獄郎中朱守孚勘問讓為民時正琮贖杖詔從之年八十八卒賜祭葬如例明史稿有傳

孫禬初冒葛姓字以誠本嘉興人以錦衣衞籍中正

德癸酉舉人甲戌進士初知曲沃繕治城堞鉏强抑暴豪惡斂蹟見曲沃志遷刑部主事選山東道御史出按遼東請復本姓會開原積憤殺逐長家等於衛署共百餘級乃論劾撫鎮而原情以釋其衆內鎮守分守家人倚勢爲奸利皆按以法見全遼志世宗入繼大統上興獻尊號加皇字禬及同官程昌同郡屠垚等上疏力諫不報修撰楊慎等跪哭左順門禬亦在列奪俸視事尋轉通政司右參議調光祿少卿又議大禮與同官張瓚陳雲陳經等先後執爭出爲山東副使歷

河南右參議陞大理少卿尋轉右通政癸卯擢遼東巡撫通諳邊情持法如舊奏修東北一帶邊牆全遼志稱其工費有經民勞以悅甲辰與管糧郎中張天麟不協調回乙巳遼東失事聽勘補光祿卿奏器皿已充乞暫停一年燒造進工部侍郎庚戌八月北兵犯闕以進表山西參政艾希醇爲右僉都御史同豫督治濠塹保守闕廂九月改兵部侍郎提督薊州總制三鎮上言朵顏三衛部落日蕃屢肆侵噬花當贴求添貢把兒孫深入擄掠自胡守中撫賞過盛兵益驕戎心宜及其貢

使宣示恩威使知悔罪從之改通政使進戶部左侍
郎癸丑八月收仇鸞制敕將印改兵部左侍郎代鸞
督戰以大理卿致仕
羅麟字仲祥其先秀水人洪武初祖文忠以高貲徙
京師遂籍江寧麟性孝友醇厚平生不談人過貌魁
傑人望而敬之景泰癸酉中式應天鄉試授中書舍
人歷虞衡郎中出為廣東左叅議子輿輅
輿弘治辛酉舉人嘗會試禮部家人附書至以母
疾病劇告其僕秘之將俟其終場乃白其友不知也

遇於席舍吐之遂慟哭裂卷出毋常怒兄載麟亦感焉與因病劇紿其母曰兒夜夢神人曰汝能解釋汝兄當活母信之勿苛責載病亦良愈自是家無間言

軨字質夫號半窗正德丁卯應天舉人戊辰進士時年二十二授中書舍人冊封益王世子充副使中道正使卒遂專節至藩邸竣事乞就養改南大理評事至家三日而麟卒服闋補原官出知袁州府虔撫王守仁重其才以贛當閩廣湖湘之衝多盜請改贛州至贛未幾盜平巡撫盛應期又以江西劇郡莫若

南昌又疏改南昌在事二年母病挂冠歸嘉靖初再補南康府郡濱鄱湖作巨堰以衛城置郡學樂器修紫陽石閣建社學重修白鹿書院為政知大體不屈於權勢江西通志南康府志各有傳擢本省副使備兵饒撫又上書乞養母得請抵家而母亦卒服除補建昌兵備副使未至改山東呂柟涇野集贈半窗子說去冬半窗子有建昌之命予聞之曰半窗子必不怒已而半窗子既至任者曰建昌遠隱者曰建昌遠於是半窗子亦少惑於其言予謂之曰惑者將柰何斯遠也實近也半窗予乃不惑今春半窗子既有山東憲臺之命予聞之曰半窗子必不喜已而半窗子且行親者曰山東近疎者曰山東近仕與隱者亦皆曰山東近於是半窗子

亦少動於其說乎謂之曰動之將奈何斯近也實遠也半窗子乃不動或曰子何以知半窗子之不怒與喜也曰半窗子學為經世者也使彼以建昌為怒必以山東為喜也子何以繼知半窗子之不或與動也曰半窗子學為體道者也使以逆言而或必以順言而動也然則謂遠為近謂近為遠者則何居曰建昌之遠以地言也其近以道言也見乎道則雖行萬里之遥如在跬步之間矣山東之近以地言也其遠以道言也見乎道則雖居咫尺之邇猶存邇遠之見矣是故知建昌之不遠者可與言近知山東之不近者可與言遠然則謂崇為卑謂卑為崇者亦可乎苟有所見焉往而非近遠也哉視事三月陞順天府丞改大理左少卿晉藩宗室與撫臣構隙銜命往勘上中國體下協人心頗稱厥職未幾卒於官年四十九歸葬諭祭如禮見兩浙名賢錄

費敬字行簡崇德人七世祖士寅宋翰林學士高祖通元翰林學士承旨曾祖仲剛贅南津褚氏占籍崇德敬永樂庚子舉人甲辰進士授大理左寺副遇疑獄必詳讞以求其生合肥吏江昇坐罪當運灰以免鬻市中三日無售者將赴水死敬過玉河橋詢而憐之留其子與之金及昇年滿歸還其子薛瑄為少卿雅重之忽錦衣衛緝事人訪民婦岳殺其夫刑部坐以重典敬察知為讐家所誣白瑄奏釋之緝事者誣大理受賕上命廷訊或懵瑄與己實其事婦以宽死

薛及左寺副俱下獄敬謫姚安經歷後瑄復起為御
敬之誣莫白
楊景春字用和嘉興人永樂丙戌舉人辛卯進士大
理寺評事
周惠字世仁嘉興人國子生授兵馬指揮有李欒者
殺人而逆孫禮與王隆有怨誣證隆惠疑之卒以欒
抵罪又有僕殺幼主而踞其產惠廉知之抵僕罪巨
室楊某聘有夫之女為妾事發惠還其女於故夫遷
辰州府通判地當黔衢驛政勞敝上官檄惠整飭逾

月而歿革卒於官

從龍字彥雲父惟義字子宜惠從子初以租庸趨事邑庭遇邑令送諸生游庠奮然力學補諸生食餼以貢授於潛訓導未任卒從龍負異才與馮夢禎賀燦然齊名萬歷改元癸酉舉人授肇慶府推官入為南大理評事著大學遵古錄中庸發覆編其說多僻然亦時有卓見經義考中庸發覆編一卷大學遵古編一卷朱彝尊曰周氏誤信石經大學為古文名其編曰遵古不知石經之非古也

嘉禾徵獻録卷十五　　太常寺

郡人盛楓丹山輯　　男支焯校訂

魏大中 父邦直 從弟廷相　　學淨 子允枏

學濂　　高遯志 父德 弟正志 子劭 孫昱 曾孫嵩 蔣兢之翹

文登 父銘 子林　　道素 娶屠氏

永埏

魏大中初名廷鯁中式後改今名字孔時號廓園嘉善人父邦直居家友愛慈和既卒同邑陳山毓私謚曰康惠先生大中少忼慨家酷貧意豁如也受業高

攀龍之門居父喪距服闋僅五日值縣試不赴俟畢乃請補試邑令章士雅迓之曰喪餘四五日獨不可假借乎答曰一日之喪皆三年喪也士雅奇之遂拔第一中萬歷己酉本省鄉試家人易新衣冠怒而毀之丙辰成進士觀政時徒步至公府任行人使代藩復使福藩秋毫無所擾天啟初擢工科給事中辨析邪正搏擊權要毅然以澄清天下為己任楊鎬李如楨既論大辟以僉都御史王德完言首輔韓爌擬旨減死大中抗疏力爭明史稿大中詆德完晚節不終語並侵爌帝為詰責大中而德

完惷甚言曩不舉李三才為大中所怒兩人互詆訐疏屢上廣亦引咎辭位御史周宗建徐揚先張捷徐景濂温皐謨給事中朱欽相交章論大中久而後定明年偕同官周朝瑞等兩疏劾閣臣沈㴶語侵魏進忠客氏及議紅丸力請誅方從哲崔文昇李可灼且追論鄭國泰畧曰先帝之棄羣臣在庚申九月之朔日而率土忠義之驚心者已在乙卯九月之四日自茲日之梃不中而圖所以中先帝者百端至嚴酖毒於女謁倿元精耗損僃不可支而蕩以暴下之劑爍以純火之鉛先帝所以彌留而不可起其蹟甚著然則張差崔文昇皆先帝之

賊也自乙卯以迄庚申其時執政者誰討賊者誰且非獨不討而已酬可灼以賞獎可灼以爵寬可灼以罰俸優可灼以養病而崔文昇者代為委之於先帝之宿疾夫以數十年忠肝義膽所羽翼之元良數十日深山窮谷所謳吟之堯舜一旦戕於二賊之手從掊不能討反從而護之真無人心者也至張差所由誰不知為鄭國泰也者從掊身為執政如在事外聽先帝之自危自疑聽神祖之自掩自護亂臣之跋扈公行而羣小乘風道路以目王之寀何士晉陸大受

李倖諸臣覤之外之困之死之普天之下必不容有一人焉徼動其忠君愛國之念稍開其誅亂討賊之口乾坤或幾乎息日月晦而不明矣然則從招何以遂至此極也蓋神祖當年不無微露其母愛子抱之端一時工窺伺而苟富貴者圖以悅神祖必先圖以悅貴妃圖以悅貴妃必為之效其所欲為之事以故辛卯之密揭癸巳之並封皆不顧順逆無復禮義歲積根深勢傾與廣凡內外大小臣工無非國泰之人而從招亦其位置之人也故屢經大逆處之不驚若

與聞乎故而視為固然者所謂為人臣子不通春秋之義必陷簒弒之罪者從括是也從括非身為逆陷於其中而不能出罪乃甚於身為逆者故李可灼之藥不合之崔文昇不備崔文昇之逆不溯之張差不明鄭國泰鄭養性方從括之罪不条之三案不定不悉置諸罪人以應受之法先帝之寃不伸寃一日而未伸計皇考之靈在帝左右必有含憤抱痛而未安者即今濟濟在廷茍非戚臣之黨亦誰不願得罪人以復先帝之讐何以迄今未奏也且諸人之罪非有

難明也法嚴造意國泰為尤即戮國泰之屍磔養性於市尚不足償天討積以傾先帝之恨獨念神祖之愛當今有終先帝之孝當為仰體貴妃當安其餘年福藩當永其帶礪則詔令回籍恩之有餘於義者已多也何以置若罔聞也崔文昇之情罪宜不下於張差而李可灼次之如是而朝廷所以處從哲與從哲所以自處者可以權衡其間矣疏上邪黨益仄目奉敕督濬京城濠溝工竣轉戶科右巡青山東清望凜然太常少卿王紹徽素與東林為難營求巡撫大中

惡其人特疏請斥紹徽紹徽卒自引去再遷禮科左給事中是時郵典冒濫每大臣卒其子夤緣要路以請無不如志大中素嫉之一切裁以典制吏部尚書趙南星知大中賢事多咨訪朝士不能得南星意率怨大中家書此番入朝世道稱清明矣而每一闕出所號為君子者津津焉欲得之其欲得之與不得之者種種色態未始有異於小人而始知富貴之途君子小人之所共處也富貴膏肓亦君子小人之所同病直己而對小人猶易曲意以調君子正難曹少窜去留闕係不小又夙號為君子者我故窓以書告之進苦口之藥石而不能嘗其病殆不可起悼按是時吏部缺侍郎本部擬二人以請一正一陪膺無信部推而黙陪之例而曹真予于怍陪也又即銓部竟得之故規其不就為是

又答錢貽自云有一

熱訣即有數十熱人營之即有數十熱人為而是時
代營之而不得者輒歸怨於弟以消其書帕
觝排東林者多屏廢方恨南星切骨東林中又各以
地分左右大中嘗駁蘇松巡撫王象恒郵典山東人
居言路者咸怒及駁浙江巡撫劉一焜江西人亦大
怒會吏科都給事當推阮大鋮廷議惡其貪鄙因舍
大鋮而推大中大鋮不勝憤給事中章允儒江西人
也性尤忮大鋮與允儒定計嗾同官傅櫆假汪文言
發難先是歙人汪文言往來東林諸君子之門明史稿文
言初為縣吏智巧任術于王
立遣入京刺事輸貲為監生負氣任俠用計破齊楚

浙三黨察東宮伴讀王安賢而知書傾心結納光熹之際外庭倚劉一燝而安居中以次行諸善政文言左右之力為多魏忠賢既殺安文言亦被逐尋復游公卿間閣臣葉向高用為內閣中書艱劾大中與左光斗交通文言肆為奸利疏入魏忠賢喜立下文言詔獄大中方遷吏科疏辨詔許履任及文言獄辭上無所連明史稿御史袁化中給事中甄淑等相繼為大中光斗辨大學士葉向高以舉用文言亦引罪求罷獄方急御史黃尊素語鎮撫劉僑曰文言足無惜不可使縉紳之禍由此起僑深頷之於是獄辭上牽者獲免及大中始遵旨履任明日鴻臚報名面恩復

矯旨責讓舉朝駭愕槪亦言中旨不宜旁出大中乃
復視事未幾楊漣劾忠賢大中亦上言從古君側之
惡非遂能禍人國也有忠臣不恤其身以告之君而
君不悟乃始至於不可救今東廠太監魏忠賢擅威
福結黨與（首殺王安）以樹威於以樹威於內繼逐劉一燝周嘉
謨王紀以樹威於外近且枷斃三皇親家以樹威於
三宮結奉聖夫人客氏伺皇上起居廣布私人傳應
星陳居恭傳繼教等出入禁地交通消息人怨於下
天怒於上輿情不勝憤憤顧未有悉數其罪於皇上

之前者寃臣楊漣受先帝之知圖國士之報誠見稔
惡顯禍在皇上蕭牆之内故列忠賢二十四大罪以
告疏聞之日道路喧傳人情懽喜以為今日而禍本
可拔也乃漣疏未蒙發票而忠賢之疏先下念其勤
勞録其小心矣又明日而漣疏始下沒其忠愛罪其
沽直矣忠賢種種罪案引為親裁而代之任咎忠賢
種種逆德不能置辨而代與分剖恐忠賢所得溫旨
即出忠賢之手而漣之疏皇上且未及省覽也如賜
省覽無論違祖宗之制干外廷之政出入警蹕僭擬

乘輿諸不軌不法罪在不赦卽就疏中所列風聞三
事懷冲太子何以不育裕妃何以革封皇上南郊之
日胡貴人何以無疾而暴卒設深宮邃密之地果如
通國所揣疑是皇上身爲天子而三宮列嬪盡寄性
命於忠賢客氏能不寒心皇上又以宮壼嚴密外廷
何以透知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枚乘曰欲人不
知莫若勿爲未有有其事而人不知者歷稽史傳編
述甚多況忠賢客氏之私人出入無忌一人出口千
耳傳聲何可掩也至謂左右屛而聖躬將孤立夫皇

上一身天地覆載祖宗式憑百靈呵護臣民擁戴何藉於忠賢若忠賢客氏一日不去恐左右之人盡忠賢客氏之人皇上真孤立於上耳忠賢得疏大怒然未有以罪也大中居官不以家自隨二蒼頭給爨而已入朝鍵其戶寂無一人主計霍邱知縣鄭延祚饋遺及大中舉發之內閣魏廣微結納忠賢表裏為奸孟冬頒曆廣微不至時享太廟又於飲福後踉蹌入班大中遂抗疏劾之廣微素憾南星因嗾所親御史陳九疇論吏部會推晉撫謝應祥為大中報德應祥

清望素著曾知嘉善縣與大中交厚故誣之貶三秩調外明史稿廣微與忠賢合忠賢勢益張以廷臣交攻陽示斂戢且曲從諸所奏請而陰伺其隙盡逐諸正人吏部尚書趙南星等天下大權一歸忠賢里居杜門講易時逆黨必欲殺諸君子明年復劾文言下獄乃借封疆爲題誣受楊鎬熊廷弼賄坐大中三千與楊漣左光斗袁化中周朝瑞顧大章同旨被逮鄉人號呼追送至數十里大中怡然就道東林列傳過姑蘇周順昌盤桓舟中者累日夜過無錫高攀龍送之高橋至常州知府曾櫻見之潸然淚下大中顏色不變慰之曰死於王府男兒常事何必爾爾櫻贈以百金大中堅持不受於檻車中手定年譜入都下詔獄誣訊榜

掠無一語惟指堂中額謂鎮撫許顯純曰此明心
堂莫作昧心堂也未幾報堯時方盛夏故稽題報大
中屍至潰爛不可識王德完之欲寬楊鎬也大中既
爭之及上以孫承宗請許熊弼以廷不死刑部尚書
喬允升欲於朝審出之大中復持不可及忠賢殺大
中乃坐以納二人賄云焚餘稿經臣熊廷弼之見殺以廣寧陷後廷弼自右屯還保閫上而典獄者遂與巡撫王化貞一緊論辟也夫人臣身寄封疆死生以之不日保閫門而但曰棄右屯其罪亦何能為解但廷弼之再出也化貞妄言主戰廷弼獨一意主守從來撫臣未有不受經臣節制者而化貞以崔呈秀為輿援抗違節制崛强自用而廣寧以陷廣寧陷而風鶴皆兵閫外城僅勢同瓦解

右屯絶無可據之險無旬日之糧使廷弼止為一身計即捐七尺以殉右屯亦無不可萬一閫門無備舍右屯而長驅直抵震驚廟社當是時又不知何以罪廷弼也說者曰廷弼之速斃非獨疆場事為其行賄東林以謀脫罪耳嗟乎此岳飛之莫須有也皇天后土其可欺乎蓋造謀者皆起於崔呈秀呈秀之謀殺廷弼也力主毛文龍也皆以殺王化貞也其殺廷弼而必傳首蓋曰廷弼罪不極重則化貞罪不極輕於是傳首未幾而為化貞乞貸之疏至矣而化貞卒不能救則公道之不可滅而天奪其鑒也嗟乎廷弼果應殺殺廷弼果足以服天下何不於大都白晝明正刑章而竟以八月二十五夜半出片紙趣斬西市耶

崇禎初元白其冤賜祭葬贈太常正卿謚忠節蔭一子建特祠並長子學洢侍祭明史稿有傳二子附著藏密齋集

大中從弟廷相字翊卿萬歷庚子舉人甲辰進士初

知汝陽縣丁憂補棗强擢四川道御史未任卒
學洢字子敬好學工文父居諌垣學洢刻苦自若
大中被逮慟哭隨行大中曰父子俱斃無爲也乃密
隨檻車後刺探起居抵都變姓名匿邸舍夜叩父之
故人稱貸以完父贓贓未竟而大中斃洢號慟幾絶
扶櫬歸蹟不入中閫晨夕伏草上號泣家人以漿進
輒揮去曰獄中誰半夜進一漿者淚盡繼之以血遂
死死二年而父寃白有司以聞詔旌爲孝子學者私
謚曰孝烈先生著茅簷集十卷靜志居詩話當甲子
秋忠節掌吏垣以檄

濁揚清為己任天下仰望太平子敬獨私憂之嘆曰
無根之草其能久乎物不可以終通天殆蘊隆正人
之毒而速之也未碁禍作

感子允柟字交讓任國子生有維風集

學濂字子一大中次子少有才名善書法吳下社
集必以得濂為重戊辰崇禎改元瀝血上書訟父冤
得旨優卹乙亥以選貢入南雍聲望益起中崇禎壬
午應天舉人癸未進士選庶吉士明史稿李自成逼
京師與同官吳爾
壎抗慨有所論建大學士范景文以聞莊烈皇帝特
名見二人將任用之無何京師陷不能死受賊戶部
司務職既而賊絕
甲申中國破卒於賊中吳陳炎撰園
命詞二章縊死雜記顧鱗生
裕懇公子也亂後從居吳中常言有兩恨事未得暴
白其一稞子一當國變日語所知曰吾不難一死然

不為徒死逸迎偽命約唐通赴難而身任內應其日以草場舉火為驗通乃予一好友也三遣人而通不報知事無成始作絕命詞投繯死令不原本末置之六等之列無乃太寃乎

有後歲寇齋集

明詩綜詩話李標字子建嘉善人精於戎機戰畧軍律營陣壬遁諸　史閣部道隣辟為記室見事不可為返里與魏吉士子一深契當吉士公車北上執手河干謂子建曰予夢斜塘見茫茫一片土無復雞犬桑麻行後得無有變乎子建戲曰君且富貴宜目中無人爾甲申吉士喪車還經斜塘子建撫棺曰子一子一果妖夢是踐耶因慟哭失聲旁人無不流涕繼聞史公殉節揚州渡江會葬其衣冠於梅花嶺歸而繞屋皆梅花賦詩三十首蓋自比於西臺慟哭之謝叅軍云

高遜一作巽志字士敏號嗇菴宋太尉烈武王瓊十四世孫也瓊五世孫世則建炎初扈蹕南渡卒贈太傅

賜葬溫州子孫家焉世則五世孫坦思避地徐州之
蕭縣坦思曾孫德為浙東宣慰司都事遂居嘉興遜
志德長子也少嗜學侍父宦吳中受業宣城貢師泰
鄱陽周伯琦遂昌鄭元佑為文深純典雅成一家言
靜志居詩話高季迪送唐處敬序云予世居吳北郭
同里友善者惟王止仲一人十餘年來徐幼文自毘
陵高士敏自河南唐處敬自會稽余唐卿自永嘉張
來儀自潯陽各以故來居吳而皆與予隣于是北郭
之文物遂盛矣是北郭十友其初士敏處敬與
焉其後徙居檇李是以季迪懷十友詩不及也年二
十五為鄮山書院山長洪武庚戌徵修元史封建諸
王授秦府紀善遷翰林院編修累遷侍講學士引疾

歸癸亥命署吏部右侍郎以事謫朐山丁丑起侍講學士建文初以太常右少卿兼侍讀學士主己卯應天鄉試庚辰會試復與禮部侍郎董倫為考試官所舉士黃鉞王艮陳繼之吳溥楊子榮楊溥金幼孜胡廣胡濙顧佐皆為名臣壬午靖難師入金川門遯蹟溫州雁宕山中感憤成疾是年九月晦卒明史稿有傳門人文淵閣侍書蔣競葬之芙蓉峯北靜志居詩話太常之死傳聞異辭革除遺事及吾學編皆云靖難師起存殁無考劉琳撫滕錄謂盛庸兵敗自經柳玫嘉興府志謂卒於官趙太守瀛撰嘉興圖紀稱太常卒諡文忠彭比部輅亦云未知何據亡友蔣之翹楚穉嘗出其族譜有

遠祖兢仕讓皇帝為文淵閣侍書實太常弟子有祭太常文其畧云嵗在壬午九月晦吾師士敏高先生卒師以國破家亡遁影東甌雁宕山中頹齡疾若僕從竄逸隻影自矢為西山餓夫天假之合小子兢亦以未死之身來偷息於此相對若夢寐淚涔涔下侍吾師僅五十日吾師竟長逝就瞑之頃指畫恨字既而曰復何恨復何恨者正吾師泣血椎心萬古耿耿之長恨也兢窮途無以成禮林有巨木遭伐其腹枵然乞諸樵吏斂而埋之芙蓉峯北鳴呼天降喪亂蕭牆禍起君國殄瘁臣所當死博浪無椎環柱失匕遁蹟空山潔身以族遐邇之間師師弟弟命之窮乎師疾不起為楚一坏山崖水涘杖履莫追淚泗曷已然則金川門師入之後太常自潔其身遠適未嘗卒於官其詩有云生死尚無憫寵辱何足鶩蓋矢之有素矣

今遺墓在東門外者衣冠穴也所著有齋稿集辛丑集師友集遜志會試主考時禮部尚書鄭迪侍中

黄觀知貢舉右拾遺朱逢吉編修吳勤兼惠仲趙友士徐旭張秉彜爲同考官御史王度俞士吉監試皆一時之選迪觀惠仲度死難遜志弟正志字士表官濮州同知遜志子劭字尚友孫昱字育甫皆變姓名播徙至曾孫萬始歸故鄉萬曾孫文登○蔣䖍字維敬自宜興徙嘉興受業高遜志及太常御黄子澄建文朝舉人才爲翰林院侍書入直文淵閣靖難師入與子澄棄官至表州就知府同郡楊任謀興復不成乃潛遁遜志病雁宕山中䖍適至侍疾五十日遜志

卒兢乞棺櫬叟行服葬焉後不知所終同邑周鼎爲之傳兢有裔孫曰之翹字楚穉先世移家吳江父芳泉復居王江涇鎮遂籍秀水之翹少應郡邑試爲奸人所誘罣誤終身乃致力古學游焦竑之門註釋離騷復正晉書訛謬箋註韓柳集行世國破時家漸貧授徒自給困益甚幾而爲賈復大折閱乃出所藏書售之同里侍郎曹溶閉戶不闚世事採本郡人詩爲檇李詩乘四十卷年六十四卒其自著詩甲申以前名甲申集後之所作名甲申後集卒時二子尚幼未

及梓行

文登字伯升父銘嘗以誤課繫獄文登年二十三請代父繫高氏譜及靜志居詩話俱無二字作年十三請代繫知府郭應奎夜巡獄聞書聲異之俾就試為諸生請代如故事解乃出隆慶丁卯鄉試中式知葉縣時當萬歷戊子大祲委曲營賑活飢民萬餘建問津書院課士修學宮創置學田五百六十畝贍貧生立葉公祠重修縣志治陂堰橋梁善政甚多載南陽府及葉縣志擢知膠州膠擅魚鹽之利多犯禁入海豪右尤自恣文登一切治之以法

毋老乞歸子林諸生林子道素

道素原名斗光字明水弱冠試縣府督學俱第一學使洪啟睿奇其才不待再試即令食餼舉萬歷癸卯鄉試屢不第丙辰乞夢泡子河呂公堂夢一道士謂曰君與高斗光同年應曰斗光我名也安得更有高斗光道士曰汝乃高道素覺而異之遂更名道素字玄期己未登進士同榜果有高斗光山東嘉祥人也初授虞衡主事調營繕偕太監黄用監造桂邸時黔寇安邦彥披猖兵餉取給於楚楚又兩邸並建患

邸在荆州桂邸在衡州竟計者謂就國以長幼爲先後經費皆緩視桂及逆闖趣瑞惠桂三王同時之國始倉皇給辦期半載竣工於是分界督造道素任永運殿以外用任寢殿以内邸成還屯田郎中崇禎己巳用所督寢宮之前殿圯壓甃宮者辭連及道素論死崇禎紀畧桂王府第棟梁皆不堪一夕大雨後殿數帶俱傾壓死宮眷百餘人後每遇風雨王必露立庭中深屋覆壓之懼也臨刑閣臣以為請上曰朕若出就藩封就是這榜樣何請為　按錢虞山謙益作高氏家傳與用俱逮繫下吏竟寬用而置道素於法然紀畧則云與用俱論死意者用乃監候斃後十餘年子永挺上疏訟寃復原官有景玄堂集取於

居同邑侍讀應垓曾孫女事繼姑以孝聞

承埏字澤外號寓公痛父宪死願削諸生籍學使者不許分巡嘉湖道參議蔡懋德勸曰男兒不立功名父寃焉得白乃就試崇禎己卯舉於鄉庚辰成進士除遷安令邑近邊其青山喜峯大安諸口數被兵且歲饑民逃逋稅鉅萬承埏請減陸運津糧二千石緩舊逋徵新稅招復流移一千七百戸教以江南桔槔法灌田萊蕪盡闢遷安志有傳調繁寶坻嚴自宮之禁計斬埋珠莊大盜歸擲派剥船百二十艘於武清通

州而協濟其費民甚德之邑自崇禎丙子失守滄疾未復壬午冬邊警復逼埏集邑衆治守具樹旗幟架礮石分設士卒於四門鋨而師從豐潤渡河連十三營集城下乃悉士卒登陴多掘井泉分汲斂雞犬於城中央廢寺攻者以其不易拔引去遂增築礮臺鑿郭外溝一千三百七十七丈掘阬二萬二千誡梁城所千戶選力士爲游兵策應擻盧臺巡撿練鄉兵防禦癸未四月朔師復來攻連營一十五屯閱二十四日堅壁不戰間出奇兵奪馬騾羊豕收集羈黎難婦

資之還鄉城卒以全拂要人改知涇縣息訟弭盜均
役具有良法寧國府志有傳在事十月暇即與諸生講學永
西書院遷南虞衡主事明詩綜涇縣民歌之曰盼公
車來何慕計公程去何馬公
內召我何之急攀轅告上司上
司揚言不可止入都門見天子上
白父冤即以養母乞
歸郡城破隱居竹林書七萬餘卷著稽古堂集焯按集中
有藏書序稽古堂書目序藏書錄自序書直編年序
書籍轉輪錄序求書補書錄序共六首可謂求之勤
而省之篤矣
詩義裁中
經義考高氏承埏五十家詩義裁
中十二卷存錢謙益曰嘉興高工
部寓公以文學世其家為文為士出令衢邊乘城捍患
為才吏瀝血帶索為父訟冤為孝子乙酉兵後悲歌
忼慨低佪結轖以生為可厭而以死為可樂也其詩
曰惟將前進士憀淡表孤犢此其詩何詩也祈病而

卷十五

十六

病祈死而死庶幾從容就義者之爲矣

自靖錄年四十六卒

靜志居詩話先生表忠襄孝以父死不辜伏闕訟寃絲綸奪者戳錫三宰雷封各著循績而危邦墨守尤文吏所難惜乎功多不賞至今實抵父老有遺思焉家藏書八十櫝與項氏萬卷樓爭富雖干戈俶擾不輟吟哦

嘉禾徵獻録卷十六　　太常寺

郡人盛楓丹山輯　　男支焯校訂

戚元佐 兄元輔 元弼

戚元佐字希仲號中嶽秀水人徐一夔始豐類稿有戚孝子記孝子名敬字秉肅秀之白苧里人元末用薦為文學掾 兄元輔字希周嘉靖丁酉應天舉人癸丑進士官撫州教授元佐少與兄齊名中嘉靖己酉舉人壬戌進士授禮部主事轉儀制員外永陵編年希仲嘉靖甲子為順天同考中頁元深為言者所劾 世廟識餘錄給事中辛自修鄧楚望御史羅元禎劾冒籍生員章禮等五人闕節監生項元深等三人元深乃禮部主事戚元佐所薦同里人疏

下禮部查議元深等以覆試文可俱准中式　穆廟登極進本司郎中時宗室繁衍動拘祖制束手窮困元佐欲稍變其制上疏曰方今宗藩日盛祿糧不給人皆憂之然卒未有善處之策蓋以事關祖訓議多掣肘今日之事非大破常格不可議者每曰祖訓在上不可少干不知祖訓之言祖宗未嘗拘也故欲議處宗藩而使各得其所當先統觀宗藩前後始終不一之故而深察祖宗微意所在然後可以審量而酌議之耳昔高皇帝首啟宗封眾建諸子周錯要地如北平天險文皇居之大

寧遼左上谷雲中則遼寧谷代四王為之保障太原關中延慶韋寧酒泉張掖則秦晉慶肅四王為之屏蔽他如內郡諸王亦皆秉鉞部兵崇權握勢維城維翰碁布星羅此固一時也靖難以後世襲隆平膺谷繼諱漢趙旋蘖或懲或貸日積猜嫌朝堂無懿親之蹟府僚無內補之階情親而勢愈疎養備而防滋密此又一時也嗣是而後驕侈漸盈間作不典荒湎詭暴歲無虛牘亂倫逆節屢犯明條法多圜土之收辟有勒盡之條加以郎用繁增經制無畧覽斝莫解尾

大爲虞仁人悽惻而寒心志士痛哭而不足此復一時也其在於今則人多祿寡支用不敷假貸揭償朔食望米以至資生無策日不聊生乃有共蓬而居分餅而膳四十而未婚廿載而不変語及中冓則言之醜而不可詳殍爲道殣則狀甚悲而不忍見强梁者彎弓走馬白晝切奪於郊衢柔懦者執捶擁鈇潛身竄入於輿皂此又一時也夫高皇草昧之初刱建宗于文皇靖難之日思鑒前車用意不同各有攸當至列聖以迄於今時移勢改恩以義裁其分其理自有

不能以曲盡者矣即如高皇見超一世豈不知宗人之有今日但開國之初固當如是至於世遠親降因時損益亦待後世善繼善述之主變通之耳夫國初親郡王將軍纔四十九位女纔九位至永樂間增封親郡王將軍四十一位女二十八位其數尚未甚多也而當時祿入已損於前不能全給今二百年來宗支造入玉牒者共計四萬五千一百一十五位而見存者二萬八千四百九十二位視國初不啻千倍天下王府之祿反多於歲供京師之米即使盡廢上供

之輸猶不給王祿之半爲今之計欲裁宗藩之祿以分給之則各宗所入刻削已盡無可裁矣欲加小民之賦以周給之則貧民之業誅求已極無可加矣夫各宗迫於飢寒而嗷嗷相聞有司苦於無措而遑遑在處況乎婚禮名封請乞保勘奏報查駁文移展轉更有甚不易者以參之乎夫今日之事已爲難處十年之後截長補短每人而生二子不知其增幾何人也中間雖有老死夭亡然死者不如生者之多所增率四五萬添一人則添一人之封添一封即添一分

之祿繼此而復益以數千百萬祿米國家常賦不足以供豈有神運鬼輸之術以濟之哉議者有曰國課不給倣漢家封王之意使各宗人自為養生育多寡皆不必顧為此說者意非不美然以一人論之且如郡王其祿千石倘生十子則每人而百石三七兼支尚有本色米三十石也又一傳則或生三四子或生十數子則以三十石米而共分之矣又一再傳愈分愈微夫婦咸獲少者不下十人朝饔夕飧婚姻喪葬其何以贍庶民之家產薄而世傳不乏者以其各有

營業日生不窮也今宗室坐食自守而欲人自爲養
臣固知其不能矣臣謂當今國事之極大者莫如宗
室天下之大可憂者亦莫如宗室於此而不開之以
生路固不可開之以生路而不善通夫祖訓亦不可
盡不觀夫祖宗朝乎我國初親王之禄五萬復有段
絹茶鹽等用亦復萬計不數年而止給禄米不給雜
用又不數年而減爲萬石又不能給而於代肅遼慶
寧谷諸王且歲給五百石是高皇令出自已而前後
之言已不信矣時至永樂禄數日殊秦晉唐府各五

千石遼韓伊府各二千石肅府僅七百石慶府雖七百五十石而郡王常於數內撥給是文皇去國初未遠而祖訓之文亦不盡守之矣況親王出城歲時訓練蒐兵講武祖訓也而靖難以後寢之郡王子孫任用以官陞轉如常祖訓也而累葉以來皆無之則高皇祖訓列聖已不遵行今日事勢愈難尚可膠柱乎使高皇而覩今日之困如此文皇而遇今日之難為又如此將原詔祿之初而盡給之乎抑變通其術而別議之況封建同姓世世相傳古之所有坐食縣官

爵職世授則古之所未有臣故以為欲善其法必須大破常格不拘祖訓各藩封爵不必盡授有不封者士農工商各從其使一切出城越關盡弛其禁使人人得以力業則各宗有謀身之策而國家紓空乏之憂庶可以善其後矣臣之此議人非智不及此而不敢以聞者良以祖訓難更又恐出城之禁一開萬一不逞之徒啟釁生變則追論首事之臣不免鼂錯之禍又高皇帝時平遙訓導葉伯巨應詔陳言首請裁抑諸王上輒大怒被逮死獄其後不數年而親王之

祿亦遂大減是高皇誅其身而用其言伯巳之身雖僇而有功於國則大矣臣職掌所關禍福利害皆所不計即使用臣之言誅臣之身臣無所悔何者害及一身為甚小而利在國家為甚大也臣故僭擬數款開列如左伏乞敕下本部通行各親郡王大集將軍中尉衆議可否以聞一限封爵查嘉靖年間豐林王台瀚奏稱宗室中不必較其妾媵有無止定其子女多少議將親王限以五子之外多生者止給冠帶並無爵祿令其自行營業郡王以三子為例將軍以下

各隨等差先帝未賜俞允臣謂人之子女生不必限
封則可限蓋帝孫王孫親疎有等恩數禮秩隆殺有
差今國朝歷世已二百餘年以親論之亦遞降矣故
除初封親王且姑照例襲封侯三世而後再加詳議
外其累朝支派之分列各藩者如親王嫡長子例襲
親王矣嫡庶次子許封其四郡王嫡長子例襲郡王
矣嫡庶次子許封其二鎮輔奉國將軍有嫡子許封
其二無嫡子止許以庶子一人請封鎮輔奉國中尉
不論嫡庶許封一子以上各爵職如有生子數多不

得盡封者照舊請名有志讀書者與民間俊秀子弟一體入學應舉登名科甲者一如親王事例止任外官其他力田通工等業從便生理可也或曰各宗之子封者固得其所而不封者竟與齊民等不幸而生稍居後則一體所分貴賤貧富迥絕已為不情況讀書必賴膏火之資經商必藉貿遷之本力穡須得畎畝之授工藝不無俛仰之憂彼將何以為生臣以為宗女宗婿尚有婚資多者給銀百兩今後合無將親王之子不得封者年至十六歲賜之冠帶仍給銀六

百兩郡王之子不得封者年至二十歲亦賜之冠帶仍給銀四百兩將軍中尉之子不得封者有志入學則賜之衣巾若止務生業不必槩賜各子仍俱給銀二百兩以上各子逓減處給則或仕或不仕咸有所賴似無失所之嘆但當詳慎查勘以杜冒濫如是而各宗之子猶有游蕩廢業者亦付之無可奈何而已或曰擅出城郭國有明禁今既任其生業則必不能不出城郭恐為不可臣嘗稽之祖訓並無禁出城郭之文其所以禁之不使出城者為近日放縱不法者

設也苟各務生業自能謹守王度一有不檢以法繩之雖出城何害也或曰宗室有罪例不加刑臣愚以爲宗室不加刑責原非古道刑罰不加大亂之道也夫人情生而有欲所以禁其欲而不敢逞者恃有司之法耳今宗室一有小過動必奏請苟以錙銖斤兩彼此忿爭而遽欲聞之朝廷則往來勞費淹引歲時彼小民者豈願有此哉夫常人愛其子弟必望師傅用夏楚以威之今之有司皆士大夫國家之外傅也今之宗黨皆皇家苗裔族屬之子弟也與其姑息而

養成悉德以就罪辟孰若教誡而造就成才以歸於正之為愈哉且聞今之貧宗傭工隸卒無所不為匿名執役甘心捶撻是陽諱其名而陰忍其辱也若顯拔縉紳之列而均受舉劾之公分授四民之業而平以市官之法此大公至正之道不足以言愧矣一議繼嗣查郡王無嗣止許本枝奉祀不得援兄終弟及之例近已申明惟親王尚得以親弟親姪繼襲臣愚以為親王之得封謂其為帝胄所分天子之次子故崇之以體貌不使與兄弟行輩大相懸絕耳但至乏之

嗣則統緒已絕即以本支奉祀使香火不泯亦已矣又使親弟親姪繼襲其爵不幾過耶國家功臣遇有乏嗣則許族人襲爵此謂先世嘗有勳勞於國故報功之典不當剗絕其統至於親王則以親論而非以功論傳之數世其澤已斬彼親弟親姪自有本等爵職何緣躐進王者之尊乎臣愚以為今後有絕嗣者止推倫序相應賢能著聞者一人管理府事雖有親弟親姪不得冒請復繼王爵豈一別疏屬查國制郡王六世孫以下世授奉國中尉夫奉國中尉之職自親

王而推則七世矣自郡王而推則六世矣即自奉國中尉而推世世不改則與國終始將萬世矣典禮莫備於周然周家五世之外燕會慶問皆勿之及非薄之也親親之殺天秩本然耳禮固云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今至奉國中尉孰非皇家袒免以下親乎且祖廟之制親盡則祧今我朝四祖肇基德懿熙仁皆爲藏主則於祖且然况畀屬乎今後奉國中尉授封一子再傳而下不必賜封止將所生第一子給銀一百兩使爲貲本傳至五世而止其餘悉

聽自便庶恩義並立而法制亦可遠及矣一議主君
查郡縣主及郡縣鄉君各隨父之差等請封初不限
數之多寡及至選配儀賓各有職事誥命祿米從人
等項今男封既有限制合將親王之女止封其三郡
王之女止封其二將軍中尉之女各封其一主君之
祿俱各照舊外其選配儀賓既有職事誥命列之官
階足為榮寵祿米免給亦無不可以上各女有不盡
封仍各給以婚資使為贍用出自親王者給銀二百
兩出自郡王者給銀一百兩出自將軍者給銀八十

兩出自中尉者給銀五十兩選配之壻聽其自為生理其應舉入仕者悉授外任各宗女宗壻以後給銀五十兩之外不必另給冠帶婚資聽其自便一議冒費查冒妾子女擅婚子女革爵子女與一應庶人例雖皆不與封然其各子猶有不等口糧今既許其各從生理則人自為業較之每日有限口糧尤為便利但前各宗各庶或有年已長成不堪讀書及無產營運或驕惰游蕩不能生理者一槩革其口糧恐不聊生合無將以前者俱各照舊遵行外今後所生之子

各宜豫爲教訓聽其從便生理不必給以口糧則宗人不至告病而國家亦可以節無益之費矣一議擅婚查宗室請封選婚必由本部行選具覆方令入府成婚若未經奏請徑自配偶或雖經奏請未授封號而先已成婚皆爲擅婚擅婚之子例不得封歲給米五十石仍本折中半兼支此定例也但各府擅婚最多皆不顯言其弊或假揑奏到勘合字號或稱邊方粗鹵不識書字失記先前勘合或言遵照相沿舊例原未奏請淑恭宜安人等號此等皆屬擅婚例無授

封之理然彼既不肯自首其觧而奏鈔到部必不能
違例題覆一切立案不行固法之不得不然者也夫
各宗格於例而不得伸其願臣等拘於法而難以徇
其情乃有老大未婚饔飱不給種種苦抑不可勝述
莫若使各宗自首明言其為擅婚之子照例給以本
等口糧士農工賈仍聽其便今後生者止賜名不必
再給口糧聽令從宜生理下本部議尚書高儀言所
奏鑿鑿可行請令各王府虛心詳議然卒格於成例
在官七年陞尚寳少卿世宗廟祀竣遷太常少卿乞

歸未幾卒有青藜閣集靜志居詩話吾鄉彭子殷論詩即尚七子然其詩不類也至咸希仲則全以七子爲圭臬弇州列四十子而不及希仲何歟及檇李往哲編行於世元佐仲兄元弼亦有文名不第家有世經堂兄弟砥礪其中彭比部詩社四友傳希仲敦節官下持清白不賸於賄利法繪事種種臻妙而性酷好文余語之曰古昔詞人往往濡毫立就未必皆鏤肝歲腎而成君今思太苦恐非所以養壽命希仲曰曩吾晨起入部輒偕蒲州楊君以行楊生富族所乘馬千金而吾下駟也及鞭之而前則取道不異故人貴焦勤何公敏者而後文也然希仲年未五十竟以著述故沈綿不起